



思考者

## 心里装着他人

◎王梁

在别人眼中,我大概算不上成功或者优秀。但我认为自己至少不是一个坏人,在很多方面,我做得其实还不错。

先说开车吧,上路六年多了,只扣过一次分,出过一次险。许是过于小心谨慎,故而也谈不上什么车技,譬如停个车子,经常是反复前进后退,左挪右移,还一次次下车查看,绝做不到有些高手一次到位、熄火甩门、边往前走边往后按一下遥控钥匙那股一气呵成的潇洒。有几次实在太过磨蹭,惹得N年前考出驾照之后再没摸过方向盘的老婆抱怨连连,恨不得亲自出马。实际上,我的纠结虽然略显强迫症倾向,但主要还在于想给停前后的车子以及行人、行车留好距离,免得给别人带去不便,也给自己招来麻烦。

除了“停车强迫症”,急性子的我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路怒症患者,无数次在车内怒发冲冠,大爆粗口。真正恨极了那些恶意加塞的、随意变道的、会车时开远光灯的、一手接打电话一手握方向盘在大马路上闲庭信步的主儿,时常幻想自己拥有一把神奇激光枪或是能像绝情谷袁千尺那样口吐枣核,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些刺眼的大灯射灭,把那些乱拐的轮胎刺瘪,把那些喋喋不休的手机击落,让他们受到惩罚,也出出胸中一口恶气。我之所以说得如此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是因为自己在这四方面的表现几乎无懈可击。不仅如此,我对行人按喇叭一般都用短促的低音,下雨天遇上积水的路面也会避开行人或是放慢速度。我希望自己的车子就像我这个人一样内向沉默,可以被别人轻视、忽视,尽可能不给别人造成干扰甚至惊扰。

随地吐痰和大声喧哗估计是中国人的两大陋习,这两种行为也令我深恶痛绝。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头一偏、口一张、呸一声,将一坨又浓又稠又脏的黏液贴在人行道上、大理石地面上。也许痰的产生和释放是难免的,我不指望他们像绅士一样用纸包好扔进垃圾桶,但他们至少可以用鞋底去碾散它,而不至于让这秽物赤裸裸地去污染、去刺激、去恶心别人的眼睛和生理感觉——他们凭啥这么心安理得?

说到喧哗,我是占了内倾性格的优势,不喜高谈阔论、夸夸其谈,甚至都不怎么愿意说话,感觉那样极易消耗自己的精气神,自然也对别人的话难以理解、不胜其烦,所以在公共场合,大约也算得上保持安静的模范。但凡开会培训,我早早将手机置于静音状态,夹带上一份书报以便开开小差、磨磨时间。相比于会议内容、形式的无趣无聊,我其实更憎厌那些不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电话声以及交头接耳、随意进出,偶尔有前后左右座想跟自己搭话,我宁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头,请其进行“纸面交流”。我承认我不是一个会“假装认真”的听众,但至少不会去破坏会场应有的氛围。

诸如此类的可以说道的细节还有很多。也许有人会讥讽我太“作”,太爱自我标榜。我发誓我不是,因为我以为做人做事,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无需刻意做作,内心也没涌起什么道德优越感。我只是很困惑、很遗憾,为什么这些低标准、低要求的行为,居然还有那么多多人做不到,会置一种基本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准则不管不顾。这世界原本可以更美好、有序、和谐一些的。

长假期间,因为高速应急车道被大量车主挤占,导致救援车辆无法顺利前行,车祸中一位等待救援的小货车司机不治身亡。网络上响起义愤填膺的谴责声浪,国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紧急通知。说实话,除非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国人这类耍聪明、钻空子、贪便宜、我行我素的行为是不会得到明显遏制的。说到底,他们缺乏一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同理共情的善念与敬畏,他们的世界里,满满装载的只有他们自己。

也恰在前段时间,微信、微博上有一段转发率挺高的关于一个人有没有文化的文字:“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让国人的心中植入这样一种理念,并且真正成为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习惯行为,路还很长。

## 一日农民

归田园

◎沈东海

金秋十月,丰收的季节。人在土地上耕耘了一季,土地将最美的食物奉献,构成了人与自然、山村与四季的和谐。

秋季中的人最繁忙,不停地被时间催着走,所以一早我就起来了。姐姐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去后山,老爹已经在山上挖番薯了,让我快快过去帮忙。放下电话,扒了几口饭,就出门了。此时,山村还笼罩在薄薄的雾中,有些朦胧,一轮崭新的红日渐渐升起来了,阳光像金色的箭,刺破苍穹。

来到地头,父亲已经开了几垄地,把挖起的番薯原封不动地扔在地上。我拿起一个袋子,弯腰开捡了。在沉默的劳作中,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一如这小山村早晨沉寂的上空,只有两只白鹭翩翩飞舞在以茶园作背景的画中。

父亲快六十岁了,身体硬朗,锄头很听话地飞舞在他的手中。我惊奇:那些被掘起的番薯,竟找不到一点伤痕。新出土的番薯粉嫩嫩的,像孩子红扑扑的脸,又像少女性感的红唇,看得人不禁要心动。我捡拾的时候轻手轻脚,生怕磕碰掉一点皮。虽然如此,番薯皮还是不经碰,露出一道道白白的伤痕,渗出的淀粉汁已染黑了我的双手。

因为自家的地是沙土,所以番薯的产量不是很高,但味道好,产粉量高。开地开累了,父亲拄着锄头站着休息,又不由地唠叨起了这些。我只是笑笑,反正自家种的就好,管它产量高不高。在捡

拾的过程中,偶尔也还捡到些土豆。那是夏季挖土豆时遗漏下来的,现在又抽芽生长了。我捡了一碗,说中午姐姐来,正好可以煮一碗椒盐土豆。这回换父亲在那里笑笑了。期间,我还发现了几朵番薯花,从没有见过,想必大多数人也未曾见过,所以暗地里给它们拍了照。之所以要暗地里拍,是怕父亲看到,怕他看了又要笑话我像个娘们似的拍这些无聊的东西。

父亲看我在捡土豆,提醒我,连着植株的那些土豆不要捡,说是有毒的。我看着它们个头很大,感觉扔掉蛮可惜。不过再可惜也得扔,老班辈(前辈)说的话还是要听的。在捡拾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一条很大的地蚕蛹,蛹的口部有个成S形的吸管,这东西农民看到很恨,它糟蹋了多少番薯啊。所以我一见到,就把它踩死了,算是为田里的番薯兄弟报仇了。

说到被地蚕咬食的事,倒也有例外,那就是紫番薯。紫番薯含有花青素,糖分相对较少,所以地蚕是不喜欢吃的。这玩意以前父亲是不稀罕种的,因为我外甥爱吃,所以每年冬天留一个种,夏天种上一垄。在挖那垄紫番薯的时候,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像是外甥就站在这个地头。

就在这时,我发现地里有许多小蜜蜂。一群蜜蜂在一堆被割倒的番薯叶上,上下飞舞。这些爱好花的小蜜蜂,如同农民一样勤奋,那蜜一样的好日子,也都在劳作中等待着他们。

这就是我做农民的一日,也是秋收季节万千农民的一日,默默耕耘,默默收获,平淡,但不平庸。

## 营造愉悦

微视角

◎崔海波

日本作家兼书商松浦弥太郎在他的成名作《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中讲述了这么件事情:有一次他要去登山,在置备行装的时候,考虑到途中吃的都将是方便食品,肯定会很乏味——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作家却另有创意,他想,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让自己在登山途中开心地吃好每一顿饭呢?作家得知真正高级的碗是用桧木做的,于是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一位坚持沿用古法制作桧木碗的师傅,请他定做了一只。作家在书中写道:越是艰难的处境,越应该下功夫制造一些让自己愉悦的契机。试想一下,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山上,积雪皑皑,筋疲力尽的登山员从随身背包里取出精巧漂亮的木碗,将方便食品倒入其中,一定心情大好胃口大开。

上个月的一天,有位爱好园艺的朋友来联系工作,他指着我们办公室里一盆绿萝说,顶端这茎窜得太快了,影响整体美观,我帮你摘掉吧。摘下来的茎叶有一尺来长,鲜嫩翠绿,扔掉有点可惜。窗台上正好有一个空玻璃瓶,我

灌来水,把那段绿萝插到瓶子里,置于电脑前。蓦然想起刚刚读过的加拿大作家尼尔·帕斯理查写的那本畅销书《生命中最美好的事都是免费的》,可不是,就这么一枝细茎几片绿叶,给枯燥乏味的案头平添了些许生趣。尼尔·帕斯理查说得大对了,生命中美好的事不一定要花钱,只要去发现,去体悟,再稍微用点心思下点功夫,世界就会焕然一新。

前段时间去千岛湖旅游,入住的居然是湖景房,站在窗前就可以欣赏到远山近水以及湖畔美丽的县城淳安,很是欣喜。次日清晨,我特意起了个大早,烧一壶水,泡一杯茶,坐在阳台上看书。湖风拂面,湖光养眼,伸手取杯喝茶时,感觉有点美中不足。什么原因呢?茶是好茶,是我自己从家里带来的母亲手工炒制的明前茶;水也是好水,千岛湖水水质好得可以直接饮用——那就是杯子问题了,杯子说差也不差,是我每次外出采访旅游必备的旅行杯,便携,容量大,但它是快节奏生活的标配,与当下静谧的慢生活很不搭调,要是换成紫砂杯或陶瓷茶具就很应景了。早餐时与同伴们边吃边聊,有位帅哥得意地说,他为这次行程特意准备了整套紫砂茶具,昨天晚上已经和哥们儿在月光下喝了一场,很是惬意。我不由得心生羡慕,这样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人生能有几回?相比之下,我的生活真是太粗糙了,带一套茶具固然比带一只旅行杯麻烦些,但是他们收获了一段完美无憾的好时光,真是很值得的。

其实我家里也有一套紫砂茶具,只因那杯子小巧得实在是有点过分,用惯了大杯子的我嫌麻烦,就将它们束之高阁。从千岛湖旅游回来后,我从储藏室里找出那套被我冷落多年的茶具,置于案头,看书写作的时候,泡上一壶,慢慢喝,细细品,生活的情调和品质就是这么渐渐营造出来的。

总第5990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配图 木水